



茶尽余香绕青云，酒在人无空剩杯

诗意地栖居，宁静地生活。
燃一炷幽香，品一杯清茗。
温一壶好酒，读一部好书。
似见故人来，岂不快哉？

高尚的天禄 香茶药酒

徐希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津出版社

高尚的天祿
香茶药酒

徐希平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尚的天禄 : 香茶药酒 / 徐希平著. — 北京 : 文
津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80554-578-3

I. ①高… II. ①徐… III. ①茶叶—文化—中国—通
俗读物②药酒—文化—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TS97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838 号

高尚的天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6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554-578-3

定价：3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引　　言

“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古老格言充分强调了物质基础对于包括风雅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看不到这一点是不行的，宋明理学家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名言和20世纪70年代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高论都因其荒谬而被唾弃。人们经过历史的教训，重新审视起曾被遗忘了的先贤圣哲的谆谆教诲：“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愈来愈深刻而清醒地感受到，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首要的严峻问题是生存问题。

然而，求生存还只是一种同于动物的本能，除此之外，人更有其独具的七情六欲、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人类充分地利用其特有才赋与秉性去追求、去享受，生存为了发展，发展为了更好地生存。需求不断，永无止境，由茹毛饮血而玉盘珍馐，由布衣短褐而绫罗绸缎，由巢穴而居到高轩华第，由衣食住行而声色犬马……进而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制礼作乐，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与修养，强化道德与法律约束机制，这是社会富裕、文明进步的保障，也正是人类创造性及对自然之能动作用的表现。

人类以其全部的智慧创造和发展灿烂文明，而文明成果的总结、继承乃至享用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体现着人的意志、情趣和价值观念。在一些最具体最普通的日常用物中，在一些十分细微而易被忽略的生活环节里体现着人的存在和不容忽视。诸如食物的色、香、味、形，衣物的质料、款式、线条、制作，居室的布置、装修、环境等，人们从实用与审美趣味的结合作出不同的选择和要求。

这种以个人主观因素赋之于物的特点，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最集中的展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儒家祖师孔子关于君子饮食问题的一段著名的论述吧！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啜，鱼馁而肉败，不食。色

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论语·乡党》)

将这段话翻译如下：

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霉烂发臭，鱼和肉腐烂，都不吃。食物颜色难看，不吃。气味不好，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到该吃饭的时候，不吃。不按一定方法而砍得不周正的肉，不吃。没有调味品的，不吃。另外，席上肉再多，吃它也不能超过主食。只有喝酒不限量，只要不喝醉就行了。但买来的酒和肉干也不吃。吃完后，不撤姜食，也不多吃。(据杨伯峻先生之说而略作调整)

可见君子饮食讲究颇多，禁忌也颇多。不但精美异常，而且须全面考虑其色香味形。这其中也有实用因素，如霉烂不食；有审美趣味，如色恶不食；也可能还有礼制的要求，如割不正不食，买来的酒肉不食等等。志在克己复礼的孔子以之体现其一举一动合于礼，无论大小贯穿君子之道的意图却是十分明显的。

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壤的士大夫，是有着特定内涵的文化群体，他们深受传统道德熏陶，多有着大济苍生、致君尧舜、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宏图抱负，也有着对理想人格情操的无限憧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其较为普遍的人生价值取向。时事变迁，宦海浮沉，经历各异，使之见识大增，视野较广，也养成多愁善感、伤春悲秋的性格特点。较优裕的生活环境，又使之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崇尚风雅的特殊意趣和细腻柔媚的闲情逸致。这种种复杂的个性特征、审美情趣、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等因素既可从其立身行事、言论举止等方面得到突出的展示，也可从生活琐事、日用嗜好等细节自然流露。

孔子留下的古训，被历代士大夫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在香茶药酒这几类平常的自然之物中，士大夫的主观色彩被强化到极致。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托物寄情，赋予精神、性灵和情感，其运用与赏鉴都超出了实用价值范畴，逐渐雅化，反映其独特的心灵历程、悠情雅致，也成为普遍的人格精神和理想情操的象征。探讨中国士大夫这种寄情于物的生活特征，了解作为其典型代表的香茶药酒之雅化过程及其寓意，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及现代文明的建设，应该说不无启示吧！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高情雅韵乐难并 红袖添香夜读书 /1

天资喜文字，如我有香癖

——文士嗜香与天性 /2

燕闲清赏 瑞脑龙麝

——奇香异品 /6

清心悦神，消暑助情

——香之实用功能 /17

三浴三熏，心香虔敬

——香之礼节 /22

美人香草，梅兰高标

——香与文人节操 /27

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

——香与恋情 /34

宝熏起氤氲，忘言一炷烟

——焚香逸致 /44

香囊暗解，缨徽流芳

——香之佩饰 /52

椒房华奢势绝伦，渭水涨腻浴香汤

——形形色色用香法 /56

第二章 从来名士能评水 自古高僧爱斗茶 /63

- 茶茶难辨，源远流长
——茶的异名及演变 /64
- 蜀茗蒙顶冠天下，日注双井逊龙团
——历代名茶绝品 /70
- 煮茶先择水，山泉称第一
——名士品水趣谈 /81
- 邢瓯如雪越如冰，景瓷宜陶秋色分
——茶具取舍各异 /88
- 雅饮精制味隽永，活火煎茶候汤难
——烹饮之道 /97
- 故人万里归，无言心自省
——名人嗜茶之特殊感受 /105
- 一天天与君子性，从来佳茗似佳人
——饮茶与道德文化情结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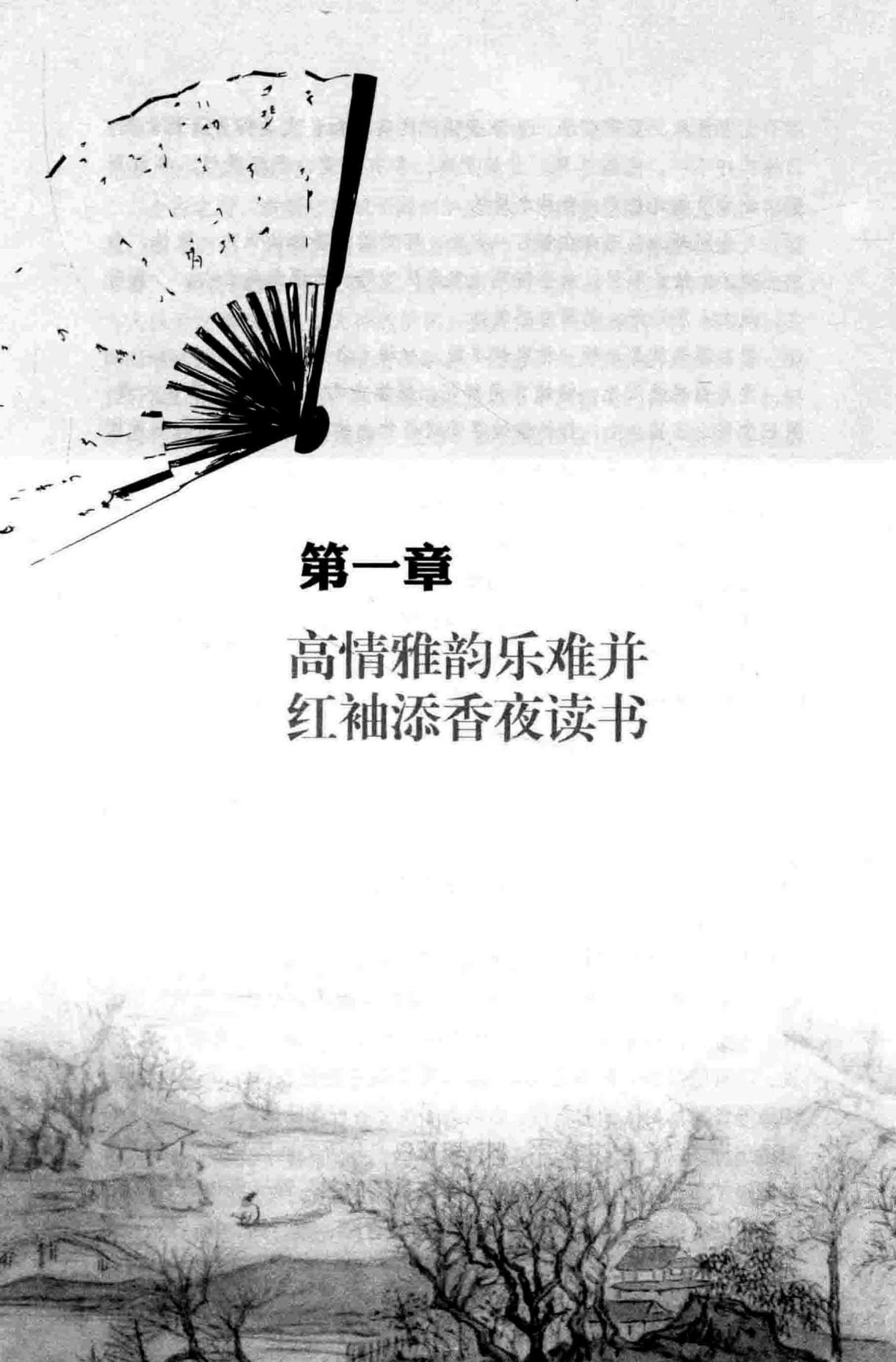
第三章 士人竞相求良方 服药未必真有恙 /119

- 骊山茂陵头，西风吹蔓草
——帝王求仙梦 /122
- 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
——汉唐紫金丹 /130
- 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
——魏晋五石散 /137
- 我游四方不称意，佯狂施药成都市
——良相良医之内在意趣 /145
- 潘鬓沈腰无双才，多愁多病最堪怜
——传统士大夫病态审美情趣 /154

第四章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饮者留其名 /159

天生美禄，享祀祈福

- 酒之起源及早期饮风 /161
千蛊为尧百觚丘，平乐宴饮三百杯
——为解酒禁而怒争 /168
青眼聊因美酒横，颂德短章寓隐衷
——竹林名士之饮 /175
有疾而为颦，无德而折巾
——真假放达之别 /18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酒之命名及色味之异趣 /187
醉翁之意不在酒，浊醪助兴趣无穷
——以酒寄情 /193
酒逢知己千杯少，群贤毕至雅兴高
——文士饮酒择人之准则 /198
酒助文胆，歌舞侑觞
——艺术与酒 /202



第一章

高情雅韵乐难并 红袖添香夜读书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芳泽杂糅，物各有性。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同样喜好不一，志趣各异。甘脆肥酿，各有所爱，赤橙黄绿，各取所需。此为个体之差异，自然之属性。

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另一方面，即对某种事物认识的一致性，如求吉避凶，扶正驱邪，祈生惧死，喜富厌穷等。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此为人所同好，仍属自然之性。

喜香逐臭就是这样一种自然本能，一种人之共性。

像万物喜爱阳光，蜂蝶喜爱鲜花，驥驥贪恋草原，长鲸难舍大海，茫茫尘寰，芸芸众生，都尽情地享受这造物主的恩惠。那清幽的芬芳所蕴涵的无穷魅力，带给这个世界几多温馨，几多甜蜜，几多美好遐想。世人因之暂忘烦忧，生活因之更富情趣。而多愁善感、蕴藉风流的文人雅士更由此寻求诗材，倍添文彩。由自然之芳味到各种具体的动植物香料，再赋之以抽象的特殊意趣和秉性，赋之以精神和情感，置之于有浓烈雅趣氛围的鉴赏视野内，香便逐渐被雅化。士大夫们焚香、敬香、咏香、赞香，香简直成为高洁情操、美好秉性、儒雅情趣的象征。

我们先看看香是如何被雅化的吧。

天资喜文字，如我有香癖

——文士嗜香与天性

香，篆书写作“**鬯**”，《说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属皆从香。”意思是说香最早指谷物成熟后之甘美气味，所以其字由“黍”和“甘”组成。《诗经·周颂·载芟》说：“有渰其香，邦家之光。”以后香字成为包括食物、花木、熏风、美酒等各种甘美气味的通称。古人为了区分各种香味的细微差异，又特意造出许多以香为义符的字，即许慎所说“凡香之属皆从香”，如香之远闻曰“馨”，香气浓烈为馝馞，香气散逸为馞，香气盛为馞、为馥，大香为馞，微香曰馞，嗅香曰馞，此外还有馞、馧、馞、
assistant

2

旖等不下数十种。充分显出我们的祖先对香的喜爱和重视，因此才有如此深入的认识和研究。

上古之时，香就已被赋予高尚的品质，与社会生活中重大事件相联系。如《尚书·君陈》所谓“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稻花飘香，丰收在望，意味着人类生存基本需求将得以满足。古人认为这离不开祖先天神的护佑，因此应首先献给神灵，感谢上苍，同时继续祈求赐福。作为统治者来讲，还必须有最完美的政治声誉，流芳后世，也将上达于天，神明感应。这就不单靠精美的食物礼品，而要求德行彰著，即“明德惟馨”之意。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祭神祀祖是极为神圣的大事，而以馨香作为通于神明以求得美好声誉的代称，可见世人对馨香的重视。这样，香又与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人生大事相结合，香烟、香火成为子嗣的代称，如《醒世恒言》二十所言：“你想我辛勤半世，却又不曾生得个儿子，传授与他，接绍香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传统影响使之成为世人普遍信奉的观念，而接绍香烟，有嗣祭拜则成为人们辛勤一生的最大安慰。

后来，香又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被作为圣洁的象征，作为美的化身，世间许多美好事物往往被冠以香字。

以香与美结合最多而常见者可能是各种有关美女之称谓。自屈原将香草美人归入同类后，以香代指美女者，在文学作品中绵延不绝。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美女之面谓之香腮，如欧阳修《夜行船》：“轻捧香腮低枕，眼波媚，向人相浸。”

美女之鬟谓之香云，如周权《采莲曲》：“越溪女郎十五六，翠缩香云双凤凰。”

美女卧室谓之香闺，如李珣《虞美人》：“却回娇步入香闺，倚屏无语拈云篦，翠眉低。”

香闺亦可改称兰闺，意义相同。闺中之灯谓之香灯，所谓“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韦庄《菩萨蛮》）。闺中镜匣谓之香奁，所谓“玉笥犹残药，香奁已染尘”（李煜《轶辞》）。甚至于美女脚下的尘土也叫作香尘（或芳尘），李白《感兴》诗：“香尘动罗袜，渌水不

沾衣”。而女子身边的烟靄可唤作香雾，出自杜甫名篇《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此外诸如女子饰物有香缨，女子发油称香泽，美女队伍叫香阵，美女魂魄为香魂，美女夭亡叫作香消玉殒，有关女性之诗都可被称为香艳之作，还有什么香肌、香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其他事物中，代以香名者同样为数众多。如香雪指鲜花，香国指花园，香梗指美黍，香蚁指美酒，香茗称好茶，香片代花茶，香罗指丝绸，香车宝马喻车驾的华饰。另外在佛教中，有菩萨曰香象，佛塔为香殿，佛寺为香界，佛堂为香室等。

正因为香在世人心中具有如此美的属性，如此美妙高雅，所以清代阮元编修《经籍纂诂》将美列为香字的第一释义：“香，美也。”而历代高标自许的骚人墨客也大多与香结下不解之缘，在日常生活中馨香常伴，以示风雅。以香命斋，以香作字号或诗词集名，更是常见。

以香名斋者如“香雪斋”“香雪馆”“香雪山房”“香石斋”“香研居”“香俪园”“香禅精舍”“香祖楼”“香海棠馆”“香苏山馆”“香苏草堂”“香草亭”“香草堂”“香宛楼”“香严斋”“香饮楼”等，此皆见于《中国丛书综录》，并非杜撰。该书又记许多著述诗词集以香名者，如下面所列：

《香韵》《香天谈薮》《香山诗稿》《香南雪北词》《香奁诗草》《香莲品藻》《香海集》《香溪瑶翠词》《香咳集选》《香屑集》《香胆词》《香销酒醒曲》《香国集文录》《香草堂诗集》。

共约数十种，其中仅冠以香草者即达十余种，最有意思者为清代著名学者宋翔凤等四位文人词集均以《香草词》题名，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香之偏爱。另一位清诗人黄之隽也别出心裁，特集唐人成句编为香奁诗930余首，取名为《香屑集》，组织工巧，为人称道。

贵族士大夫之爱香不仅仅停留于口碑书赞，而且在生活中时时不离。这主要是指各种具体香料，既取其实用，而又以之营造幽雅气氛。许多人甚至嗜香成癖，花样翻新，奇特古怪。如《襄阳记》所载：“刘季和性爱香，每常如厕，还，辄过香炉上。”他是将香气当作洗手水用了。而南唐皇帝李璟酷爱名香，费尽心思，八方搜求。有一次，他特邀

大臣入内宫赴宴，而当大臣入内后，却不见宴席，只见大殿上到处陈列着江南罕见的各种奇香异品，都是多年访求所得，共90余种天下异香，他将此举称为赴“香燕”（燕通宴），供人观赏，以此炫耀。

至于普通文士爱香也同爱书一般，有人被称为书蠹，也有人自称为香癖。如北宋黄庭坚就说友人与自己是“天资喜文字，如我有香癖”（《贾天锡惠宝薰》），僧惠洪亦谓“书癖喜借人，香癖出天性”（《送元老住清修》），更有人如痴如狂，嗜香忘身，如唐末诗人罗隐《咏香》诗所写：

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炉暖玉楼春。
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伴馨香忘却身。

你看博山炉暖，玉楼生春，沉香馥郁，青烟缭绕，让人如升仙境，忘却时日，忘却自身之所在。这并非罗隐有意夸张，世上确有不少嗜香入迷，甚至不惜为之舍命者，宋代陶穀《清异录·居室》中所讲的书生刘垂就是如此之人。

刘垂曾给别人讲他一生最大的愿望，说他有了钱一定要筑五个窟室，命名为吴香窟，秦香窟，越香窟，蜀香窟，楚香窟，分别栽种各地名香。吴香窟尽种梅花，越香窟遍植岩桂，蜀香窟满栽川椒，楚香窟养护幽兰，秦香窟四周挂上麝香。他随草木飘香的季节分别住入四窟，其余时间住在麝窟。只要能这样过上一年，死后也将成为香鬼，心满意足，毫无憾恨。

刘垂是否遂愿，不得而知。而在明代的苏州倒真有一个女子因为嗜香过度差点送了命。据明代学者刘绩《霏雪录》载：苏州有个名医葛可久，与朱丹溪齐名。一次他曾被请去给城中一个富家女子看病，这位女子年约十七八岁，四肢萎缩，神智不清，不能自食，多方医治无果，生命垂危。葛可久去后先观察了一下闺屋陈设，即命人将所有香奁、流苏之类全部搬出，于地上挖掘一坑，将女子抬进坑中，关上门窗，然后出门静心等待。主人对他这种特殊的医术迷惑不解。过了一段时间，令将女子抬出，施以奇方，终于使之苏醒，转危为安。这时他才向人们解

释病因，原来这女子平日嗜香太甚，以至脾脏为香气所蚀。故须先想法排出，以防病入膏肓。

事实上，历代社会不乏畸形之嗜香者，徒事豪奢不足为训。如唐权臣元载养一小姬名叫薛瑶英，其母赵娟让她从小以香料配食物吃下，据说长而肌香，号为“香儿”。而汉代赵飞燕姊妹争宠中，各浴百和香汤，纳麝香于脐下，久之好像人体发出，汉成帝信以为真，私下对别人说，“后（飞燕）虽有异香，不如婕妤（赵合德）体自香”（《赵飞燕外传》），这是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扭曲的现象折射出其扭曲的心态。

明代著名文士高濂《燕闲清赏笺》中说过一句话，“嗜香者不可一日无香”，高度概括了香在古代文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文化功用，这是一种与其尚文尚雅特定心理和颐情养性之行为方式密切联系的香文化现象。透过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情性修养、志趣爱好、审美观念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燕闲清赏 瑞脑龙麝

——奇香异品

香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香料。其品种繁多，质料不同，产地各异，价值悬殊。了解香文化就必须首先具备一点香品方面的常识。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人们就已开始认识和使用各种香料，不过当时大多是一些草木植物之香。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中就常提到有香料的情形。“凡山，其草多香”，“丁香，生东海及崐崙，国，二三月花开，七月方结实”。“天帝山有草，状似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这大概是我国典籍中关于香料最早的记载之一。另外《神农本草》中载有苏合香，传为东汉郭宪著的《汉武洞冥记》中则记有都夷香、荼靡香、女香树等。魏晋六朝时期葛洪《西京杂记》、嵇含《南方草木状》、任昉《述异记》以及托名东方朔之《十洲记》等均记载各种

奇香。

汉通西域，海外名香传入中原，唐宋时期随着交流的扩展，香料的使用更为普遍，并开始了对香文化的专门整理研究和总结。北宋沈立撰《香谱》一卷，标志着士大夫对香料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此书已佚而不详，现存最早的香的专书则是南宋洪刍的《香谱》。

中国古代香料品种繁多，各种文献典籍著录有别，加之来源和认识各不一致，存在着同名异物，同物异名，以及复合之香等不同情形，因此谁也未能准确说出到底有多少种香。先秦时记录香料较多的不是杂书，而是文学作品，这便是屈原的不朽之作《离骚》。诗中引类譬喻，众芳争艳，据不完全统计，就有江离、白芷、秋兰、木兰、椒、桂、蕙、茝、荃、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秋菊、薜荔、芰荷等植物香料近20种。屈原不仅是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最早的鉴别香料的专家。

洪刍《香谱》分上下两卷，每卷各分两节，上卷为“香之品”“香之异”，下卷为“香之事”“香之法”。其“香之品”一节中介绍了43种香料的来历、产地及特点，其名目如下：

龙脑香	麝香	沉水香	白檀香	苏合香	安息香
郁金香	鸡舌香	薰陆香	詹糖香	丁香	波律香
乳香	青桂香	鸡骨香	木香	降真香	艾纳香
甘松香	零陵香	茅香花	醍香	黄熟香	水盘香
白眼香	叶子香	崔头香	芸香	兰香	芳香
醍香	蕙香	白胶香	都梁香	甲香	白茅香
必粟香	兜娄香	葛车香	兜纳香	耕香	木蜜香
迷迭香					

《四库全书》所收的明代周嘉胄撰的《香乘》一书，对有关香之品名、故实以及修合、鉴赏诸法加以介绍，旁征博引，各具始末。全书共28卷，是记录香书最多且最为详备者。较有名的专书还有宋人陈敬《香谱》、范成大《桂海香志》、叶廷珪《名香谱》以及《诸蕃志》、李时珍《本草纲目》等有关记载。诸书所著录各种天然动植物香料名目不下百种，若按各种配方加工法将其制成百合香之类复合形香，则其品

又不知几许。

就产地而言，中土所出还是不少，但能称得上名香者就为数不多了。众香国中的奇色异品大都产于东南海疆和西域各国，如交趾、崖广、波律国、大秦国（罗马帝国）、天竺、单于、月支、安息等地，尤以大食（波斯文 Taziks，即阿拉伯帝国，《新唐书》中有传）、真腊（汉代之扶南，明万历后称柬埔寨，新、旧《唐书》皆有传）、暗婆国（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一带，《宋书·蛮夷传》中有载）三地为最，主要通过贸易往来或贡奉而得。

各地名香争奇斗异，馥郁芬芳，皆有不可言状之妙，又兼人有所爱，品味各异，因而诸书中对香的评定也就不完全一致。或评

龙涎香“名列第一”，或称龙脑香“无出其右者”，亦有人谓兰香为“王者之香”。不过文人雅士常相咏吟的大多为世所公认的香中珍品，如龙涎、沉香、龙脑、笃耨、檀香、麝香等，其中较少异议的第一名香应推龙涎香。

龙涎香产于大食，是极为名贵的异香，我国最早记载此香的是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四《境异》，称其为阿末香，为阿拉伯语的对译。唐末苏鹗《杜阳杂编》下卷则已有“龙涎”之名。该香在宋代被广泛用作熏香，并被推为香中第一，价值极昂，如陈敬《香谱》说：“龙涎于香品中最贵重，出大食国海旁，多亦不过数两，上品曰泛水，次曰渗沙。”“每两与金等，舟人得之则巨富矣。”张世南《游宦纪闻》更称：“诸香中龙涎最贵，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在当地被禁止交易，可见是何等贵重。

那么，这珍贵的龙涎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抹香鲸肠胃中类似于结石的一种病态分泌物，从鲸体排出后漂浮于海面，或冲上岸边为人采得。在今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明) 周嘉胄《香乘》书影

印度洋等处的海岸还时有发现，为黄、灰乃至黑色的蜡状物，加热至60℃时开始软化，继续加热则变为液体，主要成分为龙涎香素，但本身却并无异香。

古人将龙涎香形容得十分神秘，说它是海龙所吐涎水凝固而成。而采香过程更渲染得玄乎其玄，触目惊心。如《游宦纪闻》载：“近海旁常有云气罩山间，即知有龙睡其下，或半载或二三载，土人更相守视。候云散即知龙已去，往观必有龙涎。或五七两或十余两，视所守人多寡均给之。”这可能是据西域商人介绍，发现特殊云气后，人们轮流观察守候，待到云气散后方可采拾，并按人均分。清吴震方《岭南杂记》亦谓：“大食国西海之中，上有云气罩护，则下有龙蟠海中大石，卧而吐涎，漂浮水面，为太阳所烁，凝结而坚，轻若浮石。”据实情而发挥想象，描绘得十分真切，陈敬《香谱》所记亦大致相同，而采集过程更为详细。说龙涎漂浮水面后，“土人见鸟林上，异禽翔集，众鱼游泳，争嗜之，则没去焉”。如此费时费力，得之不易，其珍亦宜。

龙涎之珍贵还不完全是出于物以稀为贵的原因，而是其本身品质优良。龙涎融后颜色腻白，富有光泽，自身不甚香，但用以调和众香，使烟气聚合成一线，持久不散。其味幽雅纯正，令人叹绝，宋权臣蔡京之子蔡绦《铁围山丛谈》中曾记当时皇宫焚此香的情景：宋皇宫内有奉辰库，为历代皇帝收藏各种珍品之处。宋徽宗政和年间，于库中发现两大块龙涎香。大概宋徽宗过去也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妙，也未特别在意，当即很大方地分赐大臣近侍。谁知一会儿取豆大之香焚爇后，“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徽宗）大奇之”。接着，宋徽宗马上下令将刚刚赐人的龙涎香全部收了回去。可见龙涎香无比奇妙，为皇家亦不可多得之物，以致豪奢成性的帝王也为之变得吝啬而不顾脸面。当然，他自己用起来还是挥霍依旧的。据说他还命人用龙涎香调入蜡中作成香烛，在宫内道路两旁陈列数百支，入夜之后“艳明而香溢”，真个是满庭氤氲，赛似仙乡了。

如此名贵之龙涎香，自然受到士大夫的特别青睐，玩赏之余，吟咏不绝。先看一首元代诗人谢宗可之作：